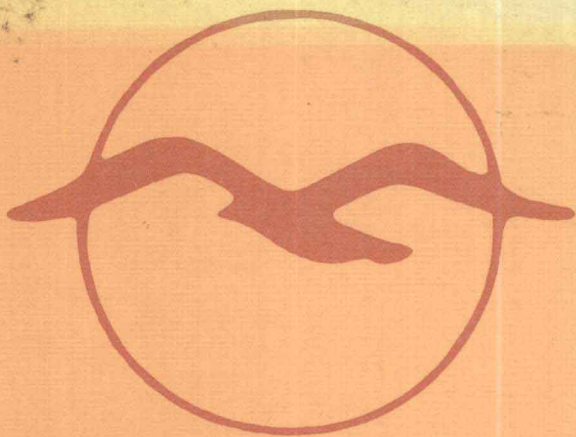


文學創作與欣賞



王逢吉教授著

王逢吉教授著

文學創作與欣賞

康橋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三十版

文學創作與欣賞

特價九十元

著 者：王

逢

吉

臺中師範專科學校

發 行 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出 版 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印 刷 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永和市和平街94號

郵 撥：0-144399-6 號

電 話：924-6443 • 925-2748 號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九八五號

※本書如有倒裝、缺頁，請到本公司調換，謝謝！

「文學創作與欣賞」 目次

第一章	文學創作與欣賞……	(代序)	……	一
第二章	文學創作與人生……	(理想與實踐)	……	一一
第三章	文學創作的意義……	(文學與文章)	……	二一
第四章	文學創作的基礎……	(文學與語言)	……	三一
第五章	文學創作的過程……	(經驗與想像)	……	三九
第六章	文學創作的象徵……	(感受與意象)	……	四九
第七章	文學創作的表現……	(節奏與場景)	……	五七
第八章	文學創作的抒情……	(情感與襯托)	……	六七
第九章	文學創作的描寫……	(有我與無我)	……	七五

第一〇章	文學創作的情調……	(氣氛與環境)	……	八三
第一章	文學創作的氣勢……	(氣質與性情)	……	九一
第二章	文學創作的風格……	(個性與品格)	……	九九
第三章	文學創作的雅與俗……	(雅俗共賞)	……	一〇七
第四章	文學創作與批評……	(功利與唯美)	……	一二一
第五章	詩的創作之一……	(古典與新潮)	……	一二九
第六章	詩的創作之二……	(詩的生命)	……	一四三
第七章	散文的創作……	(性靈與神韻)	……	一五三
第八章	小說的創作……	(故事與人物)	……	一五九
第九章	作品與作家之一……	(文以言志)	……	一七五
第二〇章	作品與作家之二……	(文以載道)	……	一七九
第二一章	文學創作與教育……	(文學與教育)	……	一八七
後記	……		……	一九三

第一章 文學創作與欣賞

——代序

文學的創作與欣賞，往往注重表現技巧和外在詞藻的推敲，而忽略了高潔的思想內容和悠美的人生境界。任何種類的文學創作皆出自恬澹性情的涵養；欣賞文學創作則依據體認人生所獲得的直覺智慧。創作與欣賞儘管附麗各異，却殊途同歸，並有其一貫的共同價值觀念。尤不可為成見所蔽，拘泥迹象以求之。須直契精微，透澈神髓，在神遇處得其會心。文學創作原本是表達自己的感受，反應人生體悟的。真誠性情的抒發，是作品的生命。有所謂文章出自性情之「正」者，這就是說文學創作緣於淳樸誠正的人之本性。作品中有我的性情，才是屬於我自己的作品。清代學者方東樹

在昭昧詹言裏一開始就說「詩之爲學，性情而已。」主張「詩中須有我」，作品中要自道己意，見自家面目，才是詩的靈魂。

文章本是我所創作的，文章成而不見作家的真面目和真性情，這類作品確實可有可無，何況天資稟賦各人不同呢？從事創作即是「就彼音節，舒我性情」，姑無論表現技巧如何，作品中有了「我」就具有存在價值。

從事文學創作，並沒有固定的巧妙方法，也不可能有什麼秘訣捷徑，只要心靈深處存有純樸的真性情，在澎湃激蕩，心志爲之搖撼震動不能自己的一刻，就可以提筆「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毫端」了，雖然無意爲文，亦可以盡其本性。文章內涵必定充實，神乎其技也隨之而來，似乎不要太斤斤計較表現技巧如何。

任何人情動於中，自然而然會言之於形，情信則詞巧，這是很合乎心理學原則的。如果性情矯僞，心靈枯竭，反應遲鈍，毫無感受，文章不是言之無物，就是無病呻吟，彷彿「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眼底盡是枯木兀立，涸流死澗，一遍荒涼，毫無蓬勃生氣，更無作者活活潑潑的生命之力，讀之必索然無味，又何談引發心靈的共鳴！

明代大儒黃梨洲曾經給詩下定義：「詩者也，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意志者也。」

詩是綴聯天地間客觀事物，以舒暢個人主觀性情的，所謂精神意志，就是性情的抒發，無性情之正，就沒有正大光明的精神意志，故古人以詩道性情。同時他還推論到「才力工夫皆性情所出。」博厚的才力和艱深的工夫，都不在性情之外，這道理可以從創作過程中證實。

作者在創作之先，就被一種出自內心的真性情所控制，這潛藏於心底深處恆久不易顯現的激動，即是一般稱爲的「靈感」。這神奇莫測，撲朔迷離的靈感，驀然引發，就如同一道閃閃光亮的電火，迅速燃燒出璀璨的火花，照耀着這朦朧隱秘的心靈世界，立刻呈現出一幅瑰瑋奇妙的幻境。不過這星星之火，倏忽無迹，轉瞬即逝，猶之如靈海裏的潮汐，一瀉千里，莫可遏止，如碧空裏的長虹，彩色繽紛，變幻渺茫，但古今許多垂世不朽之作，都在動力裏完成。因而許多作者，一心一意株守「靈感」之嫻嫻而來，其實，「靈感」者，也不過是作者在圓融敦厚的默默涵養裏，慢慢達到了心凝形釋、物我兩忘境界的真性情而已。不在於等待，而在性情的涵養，何神奇莫

測之有？只是苦心孤詣，得來不易耳。陸機形容的感興，就是靈感的風貌：

「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文賦）

靈感的來去和藏行，全在於自己的如何掌握了。致於怎樣掌握，劉彥和在文心雕龍裏說：「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色。」（神思篇）這神來之思，實際就是靈感，作者平日多求心靈寂然虛靜，在思慮唯一的時候，可以接連千載往古；悄然默默體悟的頃刻，則涵融天地萬物。文章具有這麼深厚廣濶的感興之力，低吟長詠當然珠圓玉潤，而特具天風流雲一樣的變幻舒卷之美了。這種心理狀態，乃是得自作者的心靈妙合大自然之美於一體的境界。在神與物遊，思與理一致之妙中，靈感即驀然出，赫然在。莊子在田子方篇裏用一個小故事來形容這一神態：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外形也許有點浪漫氣息，迹近狂妄，但見靈感出自虛靜之心的涵養，虛靜之心又

依靠真性情。所以大凡真情之作，必出於至性之人。然而人的真性情平常多蘊藏在內心，不易舒發，自性也難得虛靜唯一，只要涵養工夫到了家，默契天眞，冥悟萬物之理，就會像驚濤駭浪，迅雷狂飆，突破阻礙，超越局限，力奪造化之工而寄意於墨瀚之外，創造心靈世界。

史學家章學誠說：「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爲浹洽。」

立於文章之先者是主題，屬於真性情的體認。假文辭以表達者是真性情的抒發，而創作的工夫則在自己的精神意趣與天地之理相浹洽處求之，足見文學創作不在真性情之外。神秘的靈感就是在物我兩忘的渾圓通透境界中自然得來的。陸機在文賦裏曾說到卽景生情的創作動機：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詩人對四時行焉，流水年華，逝者如斯，心靈裏有其直覺的感受，總不免喟然而嘆，感傷不盡。但見勁秋時節，風掃落葉，芳華春色裏，柔條嫩翠，宇宙萬物生生不

息，各盡其性，又對這永恆的大生命體會出至善之美，而有無限的喜悅，由懷懷之心生臨雲的大志，在這至情至性的默然澈悟之中，情思如風發，美言如流泉，詞藻微微悅目，妙音泠泠盈耳。不朽之作，可以垂世。

文學是唯情的，訴之於人的心靈感受，而不屬於理智的範疇。文學的欣賞，尤其如是。依靠各人內在心靈的感受以外，還得憑藉日常生活實踐中領悟來的智慧，在創作與欣賞時，心靈感受和領悟智慧往往融貫一體而成爲人的直覺。所謂「直覺」，法國大哲學家柏格森(Bergson)認為..

「直覺是一種理智的同情，置身於事內與事物之獨特者爲一，因而是不可言說的。」

直覺是心靈對宇宙萬象最直接迅速的感受，出自嚴肅的性情，是生活實踐中正確的體認。往往超越了人生累積經驗，而又恒在思維和推理之外，必須在物我合一的至高境界中才可以領悟出來。只可意會，無法言傳。有禪宗所謂：「只可默，不可說」的禪機趣味，與儒家的「默而識之」潛修功夫相通。雖具玄妙神秘氣氛，却從人人實際的生活力行獲得的，這種以自性合天道而與宇宙同體的和諧之美，正是中國藝術生

命的流源，中國民族肅穆敦厚德性的根本。

讀杜子美詩，如置身莽莽草原，在一遍雄渾博厚裏有「無邊落木蕭蕭下」的韻味，深覺沉鬱蒼涼中涵無限憂患之感，又如面對浩瀚海洋，豪宕淵深裏是「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氣象，迴環激動裏潛具澄澈壯美的生命情調，在文學藝術的極致處，可以體現宇宙生命的真諦。

劉彥和在文心雕龍情采篇云：「夫綴文者，情動而亂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

情動辭發，創作得以完成，披文以入情，就是欣賞。能夠深入文章的脈絡，體會其神髓之所在，並融貫爲一，沿波探源，作者誠樸的性情於幽潛中呈現眼前，本來面目立即可見。所以創作與欣賞兩者角度不同，附麗各異，關鍵在真性情抒發和體認。抒發和體認均以真誠之性爲本，兩者自然相感相通，默然淡治，藝術之美和人性之善融爲一體，這才真是人生最高境界。例如詩經中「蓼莪篇」云：

「蓼蓼者莪，菲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菲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落墨不多脫口而出。但字裏行間含有極其平實真摯的人間至情和出自本源的至性，任何人都有這一份懷念父母，生我勞瘁的心。光陰流水，逝者如斯，自省生我者父母，往往不能報答父母養育的昊天大恩，這誠真性情流露，滲入文章，透進詞藻，自有其樸素純潔的人性之美，感人心靈也就最爲深切了。無怪乎王褒誦之，每三復流涕！這是性情之正的表達，也是真性情的感受。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

蘊藏在心靈裏的敦厚之性和真誠之情，一旦投射到文學藝術創作的血脈中，與之渾然於一，即可不假外求，一氣呵成，詞藻豪邁洒脫，更無刀斧之痕了。諸君子雖不願以文章傳之後世，後人讀來，心起共鳴，真情激動，真性體現，又怎麼不潸然淚下！足見欣賞文學創作之所以能夠情與感悟，意有會心者，在於性情之真誠。性情是人的天賦，大家所共有的。人與人之間彼此默默相通，戚戚相關，就是人性向上向前發展的表徵。這表徵也是創作主題。

美國大詩人佛洛斯特說：「一首完美的詩，應該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始於喜悅，終於智慧。」文學創作始於對人生的喜悅之情，欣賞者則通過悠美的意象獲得超越的智慧。美化人的心靈，提升人生境界，這應該是文學創作與欣賞的共同價值觀念。

——原載中央日報副刊

第二章 文學創作與人生

——理想與實踐

一

人以文字作符號，表達自己的情感而寫出來的作品，就是文學創作。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而這些情感又是萬分複雜，瞬息萬變的。就是每個人自己也無法捉摸，澈底洞悉其真象。所以「人」這偉大的萬物之靈，在心理上既可以極其單純，也可以非常複雜。人在表達情感的時候，居然有這麼奇怪的現象，足見得人和文學的關係該是多麼密切。文學是人的文學，研究文學就先要把人搞清楚。「人」是什麼？這

一個古怪的問題，回答的人很多。不是過於狹窄，就是不着邊際，有時還不免偏激，或者過於主觀，各人有各人的說法。現在我們從語源學來研究，據說猶太人和羅馬人的語言之中，「人」有肉體和物質的雙重意義存在。在希臘文中，人字又有「向上看」的含意。在我們中國，孔子和孟子解釋「仁」的時候，曾經說「仁者人也。」這都是就文字本身意義來講的。如果以人生的意義來說：

德國大思想家康德說：「人，是會使自己完善化的動物。」

尼采則認為：「人，是有權胡說的動物，病態的動物，怪獸與超獸。」這就愈說愈走樣子了。席勒說得更簡單，他說：「人，是一條上下兩端開口的管子。」人是一條管子，這豈不是純物質性解釋？對人生而言誠然是一個大逆不道的笑話。歌德還說得更刻薄無情，他吟了這麼一首等於罵人的詩：

「人類何所似？
空洞一條腸。

可憐滿肚皮，
憂心與妄想。」